

台湾当代小说艺术采光

黄重添 著

台湾研究丛书·文学



福建省出版总社图书

鹭江出版社

54

13567/04

1054
67
Z

台湾当代小说艺术采光

台湾研究丛书·文学

黄重添 著

鹭江出版社



B 454056

台湾研究丛书·文学
台湾当代小说艺术采光
黄重添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6.5印张 2插页 15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 000

ISBN 7—80533—030—1/I·20

(书号: 10422·59) 定价: 1.20元

编 者 的 话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一步了解台湾，正确地认识台湾，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

厦门和台湾只有一水之隔，开展和推动台湾问题的研究，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厦门鹭江出版社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决定共同编辑这一套《台湾研究丛书》，希望能够为促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和学术交流，作出一些微薄的贡献。

这套丛书将系统地反映学术界对台湾研究的最新成果。它将本着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向读者介绍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历史、文学等方面的情况，提出作者个人的研究心得和学术见解。本丛书除了发表大陆学者研究台湾的论著外，还将翻译介绍台湾和海外同行有代表性的专著。

我们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互相交流和自由争论，欢迎对本丛书提出批评和建议。

序

庄明萱

进入80年代，开展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已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项特殊任务。有感于此，本书作者最早一批加入了研究者的行列。经过持续努力，成果伴随而来。《台湾当代小说艺术采光》一书的出版，可谓是他勤奋笔耕的显示。

全书凡十六章，以台湾当代小说发展轨迹为基点，观照面颇宽。其中包括社会变动，文化冲击，主潮涨落，流派演化，文学本位，外来影响，题材开拓，体裁征微，美学追求，艺术风格，名家名篇，新人新作等。作者着意选取那些蕴含特质的突出现象，构设专题，钩要显义，探索文学演迁和作家起伏的重要经验。这是向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进取的一种实践。

文学本身具有多种因素，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仁智之见更是层出不穷。本书立足于丰富的资料，采取立体的动态的比较研究方法。作者广泛阅读台湾文学各个发展时期重要作家的作品，认真研究台湾文界的纷繁评说，用心分析大陆研究界对台湾文学的各种见解，把研究工作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同时，对确立的论题，注重进行不同发展时期文学特征的比较，同一时期不同作家的比较，作家本身前后创作的比较。通过比较鉴别，引出论断。这样，作者提出的见解，即不因他人已说而不说，也不因他

人未发而不发，更不为回避相异而含混。当然，任何文学批评者的见解，最终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但应该说，见解的价值，总是与求实的态度与方法相匹配。

为增加读者对台湾文学的了解，发展研究工作，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学交流，作者奉献的真诚与劳绩，确实可贵。不揣学识有限，惟冀读者鉴识，是为之序。

1987年5月写于厦门大学

目 录

编者的话

序	(1)
第一章 向现实的广度与深度开掘	(1)
第二章 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17)
第三章 真善和谐的审美追求	(31)
第四章 绚丽多姿的艺术探微	(43)
第五章 现代派小说的得与失	(55)
第六章 含蕴自传色彩的长篇创作	(67)
第七章 工于精巧的极短篇	(79)
第八章 命运坎坷的“受屈辱的一群”	(89)
第九章 两种文化撞击中的海外游子	(103)
第十章 关注社会人生的知识分子形象	(114)
第十一章 咏唱浪子悲歌的去台 “大陆人”	(125)
第十二章 从传统女性意识到 新女性主义	(137)
第十三章 新生代作家群的崛起	(148)

第十四章	文学的发展在于创新.....	(160)
第十五章	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172)
第十六章	关于台湾文学“本位”的 争论.....	(183)
后 记		(191)
附录：	台湾小说出版与研究综述.....	(192)

第一章 向现实的广度与深度开掘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台湾当代小说，40多年来，随着台湾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嬗变，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势。一方面，它继承了民族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蕴含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有许多独异因素：既富含浓郁的地方色彩，又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在某一时期或具体作家的作品中，又往往良莠并存。其中，有健康的现实主义文学，也有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庸俗作品，还有一些具有“反共”意识的创作。然而，只要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仍能发现其进展的清晰轨迹，它基本上沿着现实主义道路迂回曲折地向前发展。

台湾当代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日据时代文学一脉相承。为了更好地说明它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发展进程，有必要从发轫于20年代的新文学谈起。

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以后，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人民一样，经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1919年，祖国大陆发生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的五四运动，在台湾引起强烈的反响。台湾的先驱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生，开展了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斗争，先后出现了以蔡惠如等人组织的“应声会”和“新民会”的民族运动团体，从事于台湾的社会改革运动。与这个斗争相适应，文化界也掀起了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内容的文学改革运动，从而拉开了台湾新文学运动

的序幕。随之，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应运而生。这是台湾最早出现的现实主义小说。在当时为数不多的作家中，数被称为台湾新文学初期“三杰”的赖和、杨云萍、张我军尤为瞩目。自1926年1月开始，他们在《台湾民报》上先后发表了《斗闹热》、《一杆“称仔”》、《光临》、《黄昏的蔗园》、《买彩票》等白话文小说。这些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都有明显的革新，具有奠基性的意义。1934年，由赖和、张深切负责筹办，成立了“台湾文艺联盟”，并创办了《台湾文艺》；1935年，杨逵、叶陶夫妇又创办了《台湾新文学》。“台湾文艺联盟”在成立会上作出了“艺术群众化”的决议，指出：一，创作与群众密切关系的作品；二，文体与文字要适应一般群众的理解；三，作品要能唤起一般大众的艺术趣味。而《台湾文艺》与《台湾新文学》则以“为人生而艺术，为社会而艺术”作为办刊指导思想，着重于发表反映台湾现实生活的作品。这一些，都从客观上推动了台湾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现实主义作家及其作品成批涌现。如赖和的《善讼人的故事》、《一个同志的批信》、《丰作》，张深切的《鸭母》、杨华的《薄命》、杨逵的《送报快》、《水牛》，吕赫若的《牛车》、朱点人的《脱颖》、《岛都》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作者以深沉的现实主义笔触，表现了在日本殖民者铁蹄下台湾人民的苦难与反抗，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殖民主义者为了把台湾作为侵略中国及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基地，千方百计地妄图消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一方面，强行废除所有汉文的文艺刊物，严禁用汉文进行创作；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强迫和诱惑台湾作家创作“皇民文学”。在台湾新文学遭受严重摧残的恶劣条件下，仍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利用各种形式坚持创作。张文环、吕赫若利

用合法条件，于1941年5月创办了《台湾文学》。叶石涛说：《台湾文学》为台湾“新人不惜开放纸面，努力使之成为真正的文学磨炼的园地”，它“以写实主义贯彻始终、富于野性，纸面上洋溢着‘雄心’和‘刚毅’的精神”^①。当时台湾的许多现实主义作家，正是利用这个合法的文艺园地，创作了曲折表现民族意识的小说，以唤醒广大民众的爱国抗日热情。如张文环的《论语与鸡》、《阉鸡》、《夜猿》，吕赫若的《财子寿》、《风水》、《月夜》、杨逵的《无医村》，龙瑛琮的《莲雾之庭》等，都先后在该刊发表，得到了好评。当时知名评论家黄武忠认为，张文环用自己的创作证明，中国民族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任凭帝国主义利用种种手段加以同化，终究是会徒劳无益的。龙瑛琮的作品主要描写台湾知识分子和女性的困境，包含着孤独感与压抑感，是“对于日本人的抵抗意识”的“地下”的“创作冲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虽然开始了台湾当代小说的创作时期，但在它前进的道路上仍到处是风风雨雨。特别在50年代，由于国民党当局全面推行“反共复国”政策，严密控制各个意识形态领域，文学艺术界极力鼓吹创作以“反共”为题材的所谓“战斗文学”，台湾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处境十分险恶。然而，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在于它的坚韧性。只要我们往历史里寻找，便不难发现台湾当代小说绵亘不尽的现实主义传流，一些现实主义作家仍然默默地耕耘着荆棘丛生的文学园地。钟理和、廖秀清、钟肇政等，先后创作了一批描写台湾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作品。尤其钟理和，他的大部分作品均创作于50年代。他始终如一地用写实主义态度表现人世的辛酸与不幸，执着地探索着苦难的症结，努力发掘劳动人民的高尚品格。他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愚昧与贫困，激荡着爱的热流，呼啸着反抗与奋斗的世界，

^①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导论》，见《乡土文学讨论集》。

闪烁着现实主义的灿烂光辉。另外，青少年时代曾在大陆生活过的女作家林海音，也创作了一些回忆她在大陆生活的写实作品。她的小说多半带有自传的痕迹，从作者自身的经历出发，深刻地描写社会的风貌，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旧交替的动荡时代，表现了人民的疾苦和忧患，尤其是中国妇女身受的几千年封建婚姻制度的碾磨。上述作家的创作虽然只是“战斗文学”泛滥逆流中掀起的小小浪花，但它们的出现表明，不论在何种的恶劣环境中，台湾当代小说总以顽强的生命力承续着台湾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加以进一步发扬。

60年代，现代派文学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诚然，相当一部分现代派小说游离了现实生活，但不等于说，现代派作家的创作都是超脱于现实的。聂华苓、於梨华、白先勇的小说，多数描写从大陆去台湾人员的生活状况，或反映留学美国的台湾学生的心态，写尽人间悲欢离合，内容很写实，是台湾现实主义小说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另外，这段期间，第二代乡土作家也渐露头角。陈映真于1959年3月在《笔汇》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面摊》，作品通过描写一家三口人平平淡淡的一天生活，反映了台湾底层社会人民的辛酸与不安。至1966年，陈映真先后发表了16篇小说，虽然多数弥漫着伤感惨绿的色调，浸透着人道主义精神，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台湾的现实生活。如1965年发表的《将军族》，讲的就是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表现了从大陆去台湾退役军人和台湾人民休戚与共的命运和苦难的人生。钟肇政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鲁冰花》和“对于钟肇政有深刻意义的代表作”^①的《浊流三部曲》，也创作于这个时期。它们的出现为台湾乡土文学的重新崛起打响了第一炮。而王禎和、黄春明、李乔等作家当时陆续发表的作品，虽然不同程度地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但总的来

^①叶石涛：《钟肇政论》，见《台湾乡土作家论集》。

说亦倾向于现实主义。当然，这段期间出现的以描写台湾现实生活为主的乡土小说还是零星的、分散的。1966年，《文学季刊》创刊，乡土作家便以该刊为阵地，结集成逐渐与现代派抗衡的文学团体，在台湾现代文学史上，一般称为乡土文学派的重新崛起。自此，一批具有强烈社会意识的现实主义小说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有：陈映真的《一件差事》、黄春明的《青番公的故事》、《阿庚伯的黄昏》、《看海的日子》，王禎和的《嫁妆一牛车》，杨青矗的《低等人》等。这些作品主要描写台湾社会底层“弱小一群”的苦难、奋斗与希冀，是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篇章。70年代，对台湾人民来说是充满激变的岁月，由于发生了一连串的重大国际事件，给自50年代以来相对稳定的台湾社会带来深刻的振荡，一批揭露台湾社会弊端的作品相继出现，台湾当代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自此，乡土派创作终于取代现代派主导文坛的地位，并出现了比较稳定的持续发展的局面。

总之，40多年来，台湾当代小说和日据时代的现代小说一样，虽然饱受风霜，历经试炼，但它发展的道路基本没有偏离现实主义的方向。我们认为，台湾当代小说创作的主流是现实主义的，它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园圃里的一朵艳丽的鲜花。

当然，台湾当代小说的现实主义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台湾当代小说带来任何生机。它仍处在艰难的发展阶段。一方面，一些作家因不满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而遭受迫害。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中，吕赫若遇害；不久，杨逵被捕入狱，吴浊流被解除记者职务，叶石涛被监视；另一方面，许多作家经济陷入困境，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它如同叶石涛所说的，“确实是挨过一段沉默、颓丧、失望、灰色的时光”^①。

^①叶石涛：《台湾乡土作家选集·导言》。

在这种极其困苦的环境中坚持创作的，应首推钟理和。他1946年从北京返回台湾不久，便患了肺病，住在台北松山医院治疗三年，家产变卖一空。随后，大儿子钟铁民患骨痠驼背，二儿子钟立民不幸病逝，生活仅靠妻子钟平妹一人维持。而且，当时的文坛是清一色的“战斗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根本不能发表。在这内外交困之中，钟理和没有向恶势力低头，也不因贫病而屈服，仍然倾力于开拓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他经常带着虚弱的病体，以树荫为书房，用小木板横在藤椅上，日复一日地默默坚持写作。长篇小说《笠山农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1960年8月4日，他在修改中篇小说《雨》时，由于劳累过度，咯血而逝，手稿还留下他的血迹。因此，台湾文界称他是“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

在西方现代文学充斥文坛的60年代，台湾当代小说的现实主义发展仍困难重重，步履艰辛。1964年，老作家吴浊流怀着自觉的责任感，创办了《台湾文艺》杂志。这是台湾光复后由台湾省籍作家创办的第一个文艺刊物。它创办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对推动台湾当代小说的发展也最有贡献。然而，吴浊流当时创办这个刊物却很不容易。他一人写稿、拉稿、校对、跑印刷厂，工作十分繁杂，但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办下去。而今，《台湾文艺》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崛起于台湾当代文坛，成为台湾当代小说的重要创作园地，对促进台湾当代文学的兴盛日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1966年，尉天骢、陈映真等人创办了《文学季刊》，同样条件极差。据尉天骢后来回忆，“当时参加筹办的几位朋友，虽然也都有一份工作，但每个人的待遇除了吃饭之外，根本没有别的力量再做别的事情，刊物的经费只好由他姑母赞助，但还是经常欠印刷厂的债，只好用他结婚时省下的钱还债”。“他们只有一间很小的房间，既是编辑部，又是会客室，还当作临时休息

处”。另外，还面临着现代派的挑战，甚至内部也时有争论。他们“困于以上的那种现象，很想从这困局中挣脱出来，找寻一条生路”。1968年，发生了陈映真被捕事件，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还是继续把刊物办下去。就这样，《文学季刊》在困境中坚持了下来，并与学院派有着不同的发展。尉天骢还说：“总想到那一段岁月，而这些，后来并不会因人的分散而分散。只要关爱这块土地，关心这里的人，只要此心不死，文学的枝苗仍然要生长下去。”^①应该说，尉天骢的话基本概括出60年代台湾当代小说的创作情况。那一段岁月里，尽管现代派文学处于鼎盛时期，但那些“关爱这块土地，关心这里的人”的现实主义作家，正努力于摆脱困境，精心地培育着现实主义文学的“枝苗”，使其顽强地“生长下去”。

70年代，正当台湾当代小说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稳步发展之际，现实主义文学遭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终于导致了1977年的“乡土文学论争”。以陈映真、王拓、尉天骢等人为代表的乡土作家，顶住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就文学的性质、功能、民族化以及学习外来经验等方面的问题，旗帜鲜明地发表了各自的见解。他们对文学的看法未必全面，但它毕竟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从而加快了台湾当代小说现实主义发展的进程。

台湾当代小说的现实主义发展主要表现在向现实的广度与深度开掘。

自1945年至50年代末，台湾当代小说创作处于低潮时期，它向现实的广度与深度开掘主要在60年代之后。

60年代，西方没落的思想文化泛滥成灾，无病呻吟的“舶来品”充斥台湾文坛。直面欧风美雨的猛烈冲击，陈映真、王贞

^①尉天骢：《我的文学生涯》。

和、黄春明等乡土作家，奋力塑造城乡劳动人民的形象，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从而表现出严酷的社会现实。同时，他们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着重描写城乡风情人事，作品地方色彩浓烈，给当时日趋西化的台湾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我们不能低估他们的创作在当时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然而，他们早期的作品，大多格调比较低沉，只能激发人们对弱小一群的怨其不争，怜其不幸，缺少一种催人奋发的力量。70年代以后，他们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明显的变化。杨青矗从描写工人的困苦转向表现工人的觉醒，如1978年发表的《升迁道上》，主人公蓝瑞梅、侯丽珊是两个经历、性格不同的青年女工。蓝瑞梅开朗刚强、敢于向恶势力抗争；侯丽珊曾一度屈服于权势，后来，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下，终于加入了反抗者的行列。这两个反抗者形象，比早期作品中的董粗树、林天明、昭玉等逆来顺受的人物，更具深刻的社会意义。黄春明小说的题材和风格，也由早期的乡土写实发展为社会批判，加强了作品的社会性。例如他这时期创作的《莎哟娜拉·再见》、《苹果的滋味》、《我爱玛莉》，所涵茹的现实主义意识明显地浓烈多了。王拓早期的创作，多以家乡渔村为背景，反映殖民经济给农村带来的深重灾难。70年代的创作，已逐渐扩大到描写城市工人和资产阶级生活。197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妹妹，你在哪里？》，则又标志着创作题材的新突破。小说通过描写曾舜旺在高雄市寻找妹妹曾淑芳的所见所闻，反映了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和拐卖妇女犯罪集团的猖獗。把创作笔触直接伸向黑社会犯罪集团，无情地鞭挞他们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危害，这在台湾当代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妹妹，你在哪里？》的出现，预示着王拓的创作将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王禎和善于运用喜剧形式塑造悲剧性的典型形象。他笔下的

人物，虽有努力奋斗的精神，但终究无法摆脱命运的羁绊。不管是《嫁妆一牛车》中一贫如洗的万发，还是《五月十三节》、《寂寞红》和《两只老虎》中的小商人罗老板、秦世昌、阿肖，甚至连《素兰要出嫁》里那位“有地位”的公务员辛先生，在资本主义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冷酷现实中，一个个都成了失败的角色。对于这些屡遭厄运的生活弱者，王桢和又多以嘲弄的笔法，不仅丑化其外表形象，而且把他们的内心世界描绘得充满落后性，甚至接近原始性。王桢和对弱小一群的嘲弄，虽增添了作品的悲剧色彩，但却有损于人物的真实性。对此，王拓提出了批评：“他时常对这些可怜人物加以嘲弄，或过份夸张他们的无知与愚昧的作风，我认为固然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但却损害了感人的力量。”^①王桢和本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曾说：“我写完《嫁妆一牛车》后，看了好几遍，每次都是边看边掉泪，我觉得自己真不应该如此嘲弄一个这么可怜的人。”^②由于同行的批评和本人的省察，王桢和70年代之后的小说创作，讽刺对象已逐步转到社会的丑恶，对人物的描写也由表象丑化趋向纯朴心灵的揭示。例如，1973年发表的《小林来台北》和1980年创作的《美人图》，它们是姐妹篇。作者运用所擅长的嘲讽笔法，无情地鞭笞了崇洋媚外的社会丑态，作品风格明快，批判气味极浓。而1984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玫瑰玫瑰我爱你》，则是对有损于民族尊严的鄙劣行径的无情鞭挞。又如，1978年发表的《香格里拉》，通过描写中年寡妇阿缎准备送子参加初中入学考试的情形，表现了母亲对儿子真挚的爱心和希望。阿缎不再是那种丑陋、愚昧、抵挡不住命运挑战的可怜人，而是朴实勤劳、善良刚毅的妇女形象。她历尽沧桑，为把儿子培养成材，忍受住不断袭来的恶意诋毁

①钟言新：《访问王拓》，见《街巷鼓声》。

②《嫁妆一牛车·后记》。